

金陵神學院叢書



第二種

現代神學思潮

E. F. Aubrey 原著
彭彼得 譯述

青年協會書局出版

原序

在西方文化中，我們是往那裏去呢？我們應當往那裏去呢？這些疑問在今日是要嚴重地來問的，它們的嚴重性因着社會批評的深度而增加了。神學，始終是那樣地感覺到這些焦點，已入於沸騰的狀態。一種新的生氣在神學討論中發現出來，眼着許多現代思想所偏愛的從面前經過。平信徒和神學學生，奇怪着究竟這些新發展是些甚麼。但著作是散漫的，有的不是英文本，於是對於尚未全部明瞭的宗教思想衝突之感情，就生出混亂和敗興來。

本書之宗旨，是要提供現代主要神學趨勢之綱領，由它們與現代文化之關係而解釋之，表明它們在對於它們所由生出的文化所作之批評和建設的提示中怎樣反應。論到每個運動，我盡力捉住它的倡說者之精神，將它陳述出來，像一位該觀點之擁護者要那麼作的，這樣，就將該派之『感觸』和神學要略提供出來。我自己的意見沒有在這裏提出；後來有一本要作這樣的嘗試。末後一章，包含些特有的趨勢并觀測所引起的顯著爭點之總結。

謝謝凱斯院長 (S. J. Case)，因他常勉勵我，并包克教授 (Wilhelm Pauck)，因他幫着我明瞭巴特之觀點；亦謝謝我的妻子，因她與我合作，又貢獻意見。

下面的發行者，厚意地准許我從他們出版的書中引用了許多原文，在此一併誌謝：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r. Benno Filser Verlag; Harper and Brothers; Longmans, Green and Company; The Macmillan Company;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Charles Scribner's Sons; Sheed and Ward;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Willett, Clark and Company; Yale University Press.

第一章有幾段，曾在宗教雜誌中發表過，謝謝編輯們，准我再用那些材料。

一九三五年九月，芝加哥布瑞序。

目次

第一章 神學與文化之危機……………一

西方文化之問題——現代文化之弱點：缺少定向，缺少動力，道義不足——
 基督教神學有補救嗎？——文化的問題和已往的基督教義——基督教神
 學之手工

第二章 現代主義……………一一

現代主義所關心者：現代生活之兩難；現代主義者之解決法——現代主義
 之本質：現代主義是方法而非信經——現代主義所牽涉者：現代主義與科
 學；現代主義與個人主義；對於民主主義之信仰；新人本主義；樂觀之偏向；資
 產階級之風氣——現代主義界內部之反動：反對在宗教中用科學方法；反
 對與社會符合——現代主義與教會

第三章

辯證神學……………二九

『辯證』之意義——對於現代基督教之反動——齊克嘎辯證神學之先

導：對於黑格爾主義之反抗；對於自用之反抗；對於社會性的基督教之反抗；對於唯理的宗教之反動；基督教本來是『似非』的；對於主觀主義之反抗——巴特之轉機神學背景；神學與上帝之言；宗教是一種轉機；積極的使命；『似非』與深奧；一個尚未解決的問題——布倫諾之哲理神學；對於現代哲學之批評；另一出路；信仰之意義——布倫諾與巴特之反對——尼勃之社會福音；社會性的基督教之問題；道德之來源；神學的結局

第四章

新多馬主義

六二

經院哲學之復興——現代社會之病態；不合；缺少定向；膚淺——傳染之來源；自然主義；柏拉圖哲學之復興；主觀主義；反理智主義——理智主義之恢復；經院哲學之形上學；改變；律法；自由；信仰與理智；啓示——現代社會疾病之治療；一種宇宙觀；進步之來源；集團倫理

第五章

自然主義對超自然主義

八三

科學的自然主義——科學的方法——近來對於科學之批評；『數學的確定』嗎？『事實』是甚麼？科學之膚淺——宗教的人本主義派；爲宗教謀自

第六章

結

論

由人中心的宗教——有神的自然主義；柏格森，摩爾根，亞力山大，司墨次，衛明，懷海德，自然主義派與上帝之認識——新超自然主義；我們的社會思想之限制；非科學的知識；自然的與超自然的秩序

神學的趨勢：個人主義；集團主義；對於自然主義之反抗——今日神學所遭遇的問題；神學與富庶的經濟現象；關於人的新形上學；科學知識與宗教信仰；神學與委託

第一章 神學與文化之危機

一 西方文化之問題

西方因它經濟機構的崩潰，已經敏銳地感覺到它所遇見的文化問題。就叫許多人想，以為是經濟危機發生了這問題。其實，這種危機無非幫着顯明了一個問題，它的根比這深得多。想着要用技術或社會學的方法來恢復我們的文化，可以說是無用。技術家在幹一種工作，要更有效率地來謀求社會所願意接受的物資和職務。社會學家就醉心於敘述那些社會程序，為何人們需要這些物資和職務。及至問到一個文化團體的需要之真實處——換言之，價值評判——這問題的深一層就現出來了。例如自動車之技術的出產，是本於更舒適更自由的行動之需要而來的，但問這種旅行舒適而便利的願望又從何而來的呢？除了自動車之商業的用處以外，又有一種遊玩的車。試問人們為何要『出去逛逛』呢？這不是一種文化上和心理意義上嚴重的問題嗎？這就是神學家所關心的；現代文化的問題之深處就在這裏。今日之需要是重整我們的思想。然而在這裏我們却遇見了一種困難，是與我們的思想之限制俱來的。因為我們的思想——連帶着我們的診斷——大受我們社會成見的影響。冷笑派者若作一個定義，說文化即是以公共成見為本的團體動作，是很有理由的。

二 現代文化之弱點

現代西方文化，有三個基本弱點：缺少定向，缺少動力，道義不足。

缺少定向，很顯然地，我們失了定向，不知所從。註一現代生活中，有獲得定向的新需要。那些遺傳的表面權威，如教會，聖經，家庭，國家，不能把持我們的思想了。又加上民治的個人主義的發展，它本於它的本性，亦容易叫人無政府主義式地打倒大家關乎人生當取甚麼定向的那些假定。科學的推廣及人事複雜的念頭，就更將這種傾向顯明了。教育可以作個定義說，是摸索事的複雜性；因為分析的思想之工作，就是要從一個問題中作出許多問題來，又將每個問題分裂到它構成的分子。這一切的結果是，現代人因丟失了清晰統一的目標而迷離徬徨。

定向之意義是靠着相對的價值之意義的。這些價值是在某民族或某時代中為公共羣意所接受的。這就是所謂『民族精神』、『時代精神』的意思。它們為公共羣意所接受，亦因它們適合某種目前生產的計劃。在另一方面，它們亦可以在一種宇宙觀中立得牢固。這種宇宙觀必要包含着「一種社會價值的看法，是從人類對於非人的環境之適應而得來的；是從這種較廣的配景而對於社會所懷抱的價值之估量。倘我們想脫去那些膚淺漂渺的價值，則我們必須尋找一個宇宙觀。

缺少動力 我們對於我們所見到的價值之服膺是太薄弱了。這是動力的問題，對於教育家是很覺麻煩不易措置的。動力的問題，根本是情緒的組織之問題。在種種境遇與人的基本需要有關的時候，行為是十二分激動的。果然如此，它們就『抓』住了人，為它們獲到情緒的衝鋒，是為實現我們最深的需要。

所當然有的。境遇若與內部之需要無關係，即變成身外的，似乎不是我們所深切關心的，它們好像是在我們之外。果然如此，它們定不會激起熱誠來。^{註二}

自然科學近來流行的派頭，容易叫人講說價值爲身外之物。此即所謂之避免『主觀的偏見，』須要客觀。因此，我們身外的價值與我們心理的需要就漠不相關了。既不相關，我們就缺少『衝鋒』或『發動力。』自然科學對於現代哲學的影響，就是領人將人性觀與宇宙觀分了家。很奇怪的，許多人本主義者和基本主義者有個共同點：他們兩下都想把人性與宇宙的背景分家。自然，亦有一種袒護的方策，是『科學派的哲學家』所慣用的，就是他對於他所稱的『假得願望的思想』加以攻擊，彷彿到了最後分析，一切思想都不是由於願望之受摧殘而發生的。究竟，我們的宇宙觀與我們的人生觀及其需要，當有更密切的關連。

道義不足 現代西方文化之第三基本弱點，就是我們失去了我們的道義。^{註三}我們對於所承受的關於人生目標之觀念，失去了信仰。素所接受的清真派的德行，如誠實，殷勤，儉樸，似乎僅能在經濟生產的時期有關係。但這算是第一次在人類歷史中我們身臨一種境遇，我們能用現代技術來生產過於我們所需要的。因之，許多人覺得我們抗羅宗倫理的這些基石，是爲經濟豐裕所破壞了。我們不但對於清真派德行，失去了信仰，我們對於民治方式的社會生活，亦失去了信仰。幾百年爲平等主義教育之奮鬥，現在竟受人懷疑，而且我們正要問民治政體之自身是否爲社會努力之虛幻的目標。再者，那十九世紀要用更充分

科學知識來控制生活的夢，亦被歐戰和我們現代經濟生活的野蠻辦法打破了。我們這才懷疑，科學自身并不足以給我們謀到更豐富的生命。註四

我們對於自己亦失去了信仰。哥白尼（Copernicus）告訴人，他們并不居於宇宙之中心的地位；牛頓（Newton）叫人相信，自然法則之統治，在別的行星上和我們的行星上是一樣的；工業革命將人置於機械之下，將文化置於營業之下——這麼一來，人類之自尊就受了嚴重的剝削了。到達爾文（Darwin）算到了極點，他在禽獸中給人找了一個地位。那新心理學看思想是機體衝動之工具。於是我們對於思想受了根本損失。『自衛強解』成了口頭禪，好像仇神追逐我們每個思想。那末，我們不但信我們所接受的生活目標，甚至對於我們為自己行動的目標而措詞立說之本領，亦失去信仰了。

因此，我們須重新解釋人生自然界中的地位。人類自由的問題，成了基本的問題。自由之根據，須更明顯地樹立。但這無非是理論，除非藉着開適來恢復實行自由，就是那久受為生產而運用的經濟秩序的摧殘之自由。

三 基督教神學有補救嗎？

基督教沒有補救。至少在思想界裏，人是這樣埋怨；凡坐在教堂裏聽那些陳腐信條的宣講之人，誰能否認這種埋怨是有實情呢？基督教的領袖，用安插在另個世界的盼望的使命來應付一般絕望的靈魂，簡直是拿石頭當作餅給他們。弗洛伊德（Freud）的挑戰，說宗教（恐怕弗氏是指着傳統天主教說的）退

出實在世界的切膚問題，而進入叫人喪掉勇氣的自慰的夢裏，這話到底有多少真理呢？註五很不少。確有一種花言巧語的宣講——當人喊叫要救命圈的時候，給他編一個花圈。那些講義式的講道，錯拿成套的術語當作深奧的道理，到底是些甚麼呢？這還奇怪人們快快不樂地走開，而羨慕那滿足他們苦衷的簡單坦白的演說嗎？甚至一位不善文章的傳道先生，從他淺近的話語裏，比許多都市教會的『聲勢』的同工，倒能多給他們些幫助。但是，一位現代化的人會學會了新的精神和新的觀念，知道如何在一個理論或實際相對性的世界裏來用思想，然而又遇見一般基督教思想家，他們却否認那新的，那末，他真不知道如何是好，毫無頭緒了。這是部分地因社會秩序之不調整，基督教在其中要發展它的使命和能力。那些素來成爲遺傳基督教神學的密切環境之制度，一個一個地都落在現代批評的鎔化之鑪而傾覆了。

家庭正在經過空前的變化，這有許多緣故。舊工業式的家庭，其中家庭包含着工廠，正在消滅。一個個地，家庭工業都由家庭歸到工廠：縫衣，烤餅，製革，造履，屠宰，燈火，浣洗等。昔日婦女的地位在家中，家庭誠然是忙的；然而，一個個地，她的工作却使她離家而在外面討生活了。同時家庭少能自給，而多須仰外面之經濟勢力，故此多受外面情形之支配，例如經濟恐慌時代那種淒慘的光景。新式的婦女幫着鑄成了新的性道德，家庭之舊基礎似乎在混亂中溶解了，以致今日一般青年無所適從。娛樂由家庭團體而歸入商辦，在閒暇之時，家庭多半是分散的而非聚合的。

工業界稍好點。自然，工業主義在經濟史上是一件新事情。它是由封建時代生出而且脫離那時代的，

在新競爭的個人主義之壓迫來到以前，^{註六}家庭式的統治已經衰落。結果，大半是競爭者之互相毀滅。同時，工業主義發展它自有的階級制度，沒有任何社會關係之哲學指導，除了它自毀的爲贏利而剝奪的原則，造成危險性的剝奪者與被剝奪者之爭鬥。工業資本主義之發展，竟獲得了國際的勢力圈，所以智利（Chile）的政治革命，會使笛脫（Detroit）的人失業；巴黎的時裝衣匠，能叫千萬日本的造絲者失業挨餓。雖然，仍有許多人看不出經濟界的地方主義和國家主義之末運。

政府亦變得太複雜，以致傳統的機構不合用了。政治單位在現代都市集中的情況之下，膨脹得空前之大。政府機能之增加，幾乎使我們莫明其妙。交通之速度，亦有驚人的增加；總統之命令，在華盛頓時代，需若干日方能達到鄰省，而今日用無線電只在幾分鐘內，用新聞紙只在幾點鐘內，就能達到太平洋。美國境內兩個距離最遠地點之運輸，只用兩日的功夫。這還怪我們的政府因其事工之複雜而迷亂，因其國民情操之驟變而掣肘嗎？許多人都不相信甚麼民治的自由主義，而要求政府之措置，其神速如新交通然。

這些制度對於基督徒之思想，并對於素爲基督教倫理和神學基本之假定，曾有深的影響。制度一衰落，就表明社會中與其相符的態度假定之衰落，而造成新的智識道德空氣。所以，在過去時代——甚至在上代——所能講的，今日却大失其魔力了。大學生既能故意地將家庭和教會從他們的『烏托邦』中除掉，私人財產之權利既不再是金科玉律，個人之幸福既不再被視爲政府之目的，那末，一種宣講，仍抱舊觀念以爲無疑之假定，那就太不腳踏實地，與現代嚴重的思想沒有補益。

今日一般平凡的基督教思想，因其脫離了科學試驗室以至哲學書案，甚而至於主婦的廚房，所慣用之方法及假定，則更加顯得無關重要了。因為人們自從受用了科學機械以後，對於每日生活之安排，已採取了另樣的態度。不僅藉着科學以控制物質世界的樂觀的把握，連那分析探討和實驗的精神，早就貫徹在普通人之思想中。這種微妙的改變，往往逃出神學家和傳道者之耳目。又加上我們的中學，因着普遍的科學訓練，更強化了這潮流。結果，那種武斷確定的態度，被認為宣揚基督教使命之致命的弱點，再倚仗非實驗性的權威，則其衝突愈甚。不要以為傾向神學的虔誠科學家能挽回此弊，因為俗例的聽眾不會認他們的宗教說法為有權威的，乃門外漢之意見而已；他們的專長却在別處。

或者現代基督教使命對於需要幫助的人羣之最大弱點，是它們在重新組織人格方面不曾發展那現實的辦法。它們所以離現代之思想太遠，並非因為不承認人類精神中之尖銳的矛盾，乃因怕用心理分析法。在科學邁進途中，靈魂成了宗教保守主義之壁壘；許多人雖在別方面拋棄了超自然主義，偏要固執靈魂之超自然的性質。^{註七}憑藉以遺傳式的重生觀念為本，又以恩典之作用而不以『重新整理』為本之習尚和學說，這種態度更加結實。及至看出這種習尚並未在教友中發展充足動力，來實行他們基督教的理想，則對於這種態度之批評更加有力量了。這就是對於基督教思想，遇見本章前面所提起的諸問題時所下的攻擊。

四 文化的問題和已往的基督教教義

反而言之，基督教思想在它全部歷史經過中卻勇敢地和這些問題奮鬥，在人事中造成一個定向之意義，發展人羣之能力，爲其理想而奮鬥工作，並且維持人們對於他們最好的努力的效果之信仰。它的上帝教義，乃是努力述說它的信託，以爲宇宙中有意義，而且這宇宙是衛護善良的。它的人性教義，乃是努力表明人之如此被造，是能瞭解宇宙之意義的，且與成全善良之勢力結合，不管他有怎樣的道德墮性和自私驕傲。它的啓示教義，總是堅持說，凡虔誠歸主的人，對於生活和世界之意義，一定得着格外的領悟。它的拯救教義所必究的問題，是人生如何達到其最高之可能性，且堅持說，有拯救須有犧牲。它的基督教義，總是努力尋求耶穌之宇宙的關係，看他是宇宙最終意義在人格中之具體化。這就是歷史的耶穌和信仰的基督之分別。

基督教是爲現代預備的，這很可笑，因爲基督教會的自身總是表現一種『似非而是』的原則，包圍着一切的進步。『似非而是』的原則是這樣：我們須在文化之中，同時又在文化之上來過生活。這就是祭司和先知間的衝突之根，是羅馬教所謂看見的教會和看不見的教會區別之本。這原則講明了社會服務和個人虔敬之緊張處，是唯理主義者和神祕主義者互相抵觸之內情，亦說明制度主義和禁欲之永不斷的反對。現代文化之癱瘓是由於不祥之循環而生的。我們社會所懷抱的價值有了問題，然而我們批評他們又無高出他們的指引。自然，我們的社會評論祇等於以成見攻成見，『以水濟水』而已。無論如何，我們須爲社會價值在宇宙觀中尋出更爲高大的指引。這就是基督教上帝國的末日觀的概念之意義。它既非

社會秩序，又非社會烏托邦；它超越自己，指引着上帝，以謀文化之革新。

雖然似乎不對，基督教的使命正因它永遠是叫生活簡單化，所以今日與我們有關係。一切生活和知識是憑着簡單化而前進的。心理學家主張說，注意和反應是選擇性的意思，有機體從複雜的全部選擇其刺激。如此，每個選擇是整個境遇之簡單化。爲我們的行動，某種選擇是必需的。會有一時，科學家以爲發現甚麼，是本於無偏見地觀察一切之論據。現在我們看得更清楚，每個試驗是選擇性的，爲要『指定探討的領域』，但每個科學判斷說有關係或無關係，即是一種選擇的行爲。倘無某種簡單化，科學即不能前進。誠然，可以說科學自身即是大規模的生活簡單化，爲要適合某種特殊行動之方式。我們行動既賴生活之簡單化，好像它是妥當的看法，這正是信仰之意義。信的反面是失望，難怪我們聰明伶俐的人們，因感覺着複雜而昏迷，竟墜入失望中。耶穌堅持以像孩童爲進入天國之條件，這就是其意義之一，我們必須承認單純而實行之。

五 基督教神學之手工

既然在它遺傳中有了預備，因此背景而得着鼓勵，則基督教神學對於文化，現在須有新的服務。第一，神學須重新整理其工作，以便集中在文化問題上。在第十六世紀，論到神學與文化之關係，普通有三種態度：羅馬教採用兩難的原則，猶豫於現世教會及永久教會之間；路德力求神學之文化性，而爲宗教之世俗化開了路；賈勒文（Calvin）恢復了早代之神治的社會理想，將文化放在神學之下。後來，神學和文化分家。

在虔敬主義中，神學向着文化革命；在唯理主義中，文化向着神學革命。然而，很穩健地，世俗化之運動往前進行。在科學中，牛頓將神之保護貶作了自然法則之統治；達爾文將超自然的人，放在自然秩序之內。在哲學中，唯理有神論者（Deists）將上帝放逐到一位可敬的世界創立者之地位，他不再干涉他的事了，於是才有孔德（Comte）發起實證哲學（Positivism）之可能。工業的機械主義之發展，鼓動起經濟之決定主義來，竟使宗教觀念在文化演進中之地位縮小。並且在宗教之本身中，那社會福音和它的後裔社會主義之人本主義，就將神學宇宙觀和文化宗教分家的事做成了。但科學的宇宙觀，本來是這幾種勢力的產物，從它指揮社會改變之能力方面看來，反倒薄弱無力。這種境遇向神學要求一個新的宗教宇宙觀，給一個對於文化自身的解釋。這種神學既不是非社會的形上學說，又不是非形上的社會教訓，乃用宇宙觀來對於社會的假定之重新檢討。

既有這些問題，我們就要觀察一下現代的基督教思潮。

我們要認識現代的思想家，開頭所要發的問題是：他們對於現代社會不良之根本，有甚麼概念？對於人生之經驗和世界，有甚麼假定？叫他們攻擊社會之不良？基督教思想對於解決這問題之重要貢獻何在？希望這種對於今日主要神學運動之觀察，要發出一種生氣，不過也許因着教義之統系的論述，而將它掩蔽。他們關於上帝，人，拯救，基督諸教義，不能避免地必要呈現出來，倘它們果然被認作社會思想中決定性的主張，則它們的不能避免性，將成為它們的生氣之源。

第二章 現代主義

一 現代主義所關心者

現代生活之兩難 社會之靈性領袖，在知識上薄弱；社會之知識領袖，在靈性上薄弱。這是現代主義所見到現代生活之兩難。^{註一}我們的問題是在乎將知識和靈性灼見，理智和虔敬合起來。我們的情形是兩位御者在車廂上互毆，而任社會銜着轡頭野跑，無知識的宗教攻擊無宗教的知識。我們遺傳主義的宗教領袖，關心人之靈性幸福，但他們的使命與現局無關，所以他們無力來用他們的使命以打動現代的人心。反之，我們的知識階級者，只存控制社會之皮毛成見，以致對於人生經驗，有了非現實的看法；受了科學哲學之訓練，總與抽象者打交道，他們失去了能力以引導平民。^{註二}他有具體的難處是他們所談不到的。我們的文明正冒着這種隔膜的危險：它在高處失去了靈性能力，然而却能退落到毫無配景的通俗的情慾之野蠻性，因為有學識的人變成了靈性的高等游民。

現代主義者之解決法 那末，有甚麼出路呢？它的出路就在將基督教歷史的經驗，用一種重新的說法，來捉住有思想的現代人之注意；堅持我們基督教遺傳中關乎生死的靈性灼見，叫現代人能明白：這就是現代主義者爲自己所規定的事工。^{註三}固然，這種辦法，冒着危險，它容易集中注意到都市精明人身上，而且真的，現代主義大半是限於都市。任何努力要打動現代人心，起初常讓科學居優勢，在精明思想中作